

一代狂士章太炎

丁慰慈

楊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具矣。

——文心雕龍書記篇

章太炎為反抗清廷，曾於民國前九年至前六年在上海入獄，為時三年。嗣於民國二年，受共和黨總部之邀，北上赴京，被袁世凱羈禁，直至五年洪憲帝制倒台後才恢復自由，其間又是三年。太炎第一次入獄，不稍妥協，不辭流血，以與暴政相週旋，實不失為皎皎錚錚之士。第二次被緹，則顯出猶豫徘徊、因循瞻顧之象，與在上海入獄時氣概迥異。楊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具矣。我們不敢妄論先賢，不過從太炎自北京禁錮生活中所致其新婚夫人的八十四封家書，頗能勾畫出太炎在北京三年中曲折而複雜的心理狀態。在這些不可多得

、純摯的資料中，太炎思潮的起伏，心緒的經緯，無不真實地表現出來，不失為刻畫此一代國學大師的良好依據。在這八十四封信中，章氏對新婚夫人纏綿悱惻的愛情以及『生同衾死同穴』的誓語，躍然紙上。

登報徵婚怪字命名

說到章氏的婚姻，也大有一番曲折。太炎早於清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也就是二十六歲時，納妾王氏。在過去，有社會地位人家的子弟，先納妾後娶妻是不足為奇的，王氏生三女，太炎先後為這三個掌珠取了空前絕後的三個名字，長女名姁（音麗），字蘊來。次女名姪（音輟），字穆君。三女名姪（音展），其字無考證。由他這三位小姐的名字，便可以見這一代大師特立獨行，震世駭俗的怪癖。

王氏於太炎三十六歲時故去，時為光緒二十九年。太炎旋即在順天時報登啓事徵婚，其條件如次：

- 第一條 以湖北女子為限。
- 第二條 要文理通順，能作短篇文字。
- 第三條 要大家閨秀。
- 第四條 要出身於學校，雙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
- 第五條 反對纏足女子，夫死可再嫁，不和可離婚等五項。其中章氏何以要指明湖北女子，至今不得其解。不過在距今七十年以前中國社會如此閉塞時，登報徵婚，自然算是開風氣之先了。

章氏的徵婚廣告登出後，當時西風東漸，保守性的社會已逐漸解凍，中國之大，也并非無適當的對象。可是陰差陽錯，蹉跎歲月，一直拖到

十年以後——民國二年，太炎才與湯國梨女士結婚，而新娘也并非湖北籍。

新郎服裝也是一怪

太炎平昔的穿着本來就是奇裝異服，據蔣竹莊文稱：『太炎之服裝舉動，亦至離奇。恆服長袍，外罩以和服，斷髮留五寸許，左右兩股分梳，下垂額際。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等語。王荆公面垢不澀，衣垢不洗，太炎有之。婚禮舉行時，章氏穿明代衣服，頭上戴的是一尺多高的大禮帽，走路時，兩手亂甩不已，司儀唱三鞠躬時，新郎的大禮帽迭次落到地上，引起轟堂大笑，連



一代狂士章太炎晚年留影

素來沉着安靜的中山先生，也笑不可仰。在宴席中主客餘興節目，請新郎新娘即席賦詩，太炎捷才，即席成詩二首，其中之一為：

『吾生雖稊米，亦知天地寬。

振衣步高崗，招君雲之端。』

當衆朗誦，新娘本是上海務本女塾高材生，但在此場合，也祇好敬謝不敏，僅誦其舊作『隱居』過關。

太炎與湯國梨女士本來是在民國二年六月六日於上海愛儂園結婚的，嗣於八月初即應共和黨之招北上，由上海赴北京。先是，共和黨及民主統一黨在國會與中國國民黨對立，成相峙之局

，實受袁世凱操縱。繼而一部分黨人分裂，仍用共和黨之名，并因章太炎素負盛名，言論爲世所重，且與黎元洪相善。乃敦請其北來，以張黨之聲勢。章氏也以爲他自己的雄才大略，能在袁氏面前有所獻替。因此甫度蜜月，即撇下了新婚夫人，貿然北上，不料一入都門，

即遭袁世凱羈留。其時間爲民國二年之八月六日至民國五年的六月十二日。

家書多封見其心性

上文所述太炎八十四封家書，便是在他羈留生活中寫的。本文根據此項家書，再參摘其他文獻，以描寫此名震一世國學大師的性格的複雜性以及其情緒的多變性。

一般言之，太炎是對人不信任，目空天下士。

『劍侯近遣顧某送一信來，以願係杭縣人，杭縣人難信，故不欲見之。劍侯交人，亦勸其慎密也。（家書編號第⑬號，以下凡家書編號，均僅用號數記載。）

『上海人眼光如豆。無論愛我忌我，其識見皆卑卑，無一語可聽也。』^⑭

『上海人短見，其言不可聽』^⑮

『講學之事，聊以解憂。資用稍絀，北方學子，恐亦未能大就也。』^⑯

『長老如蟄仙先生，至戚如龔未生，皆宜引以爲輔。此二君者，生死之際，必不負人，其餘可聽者鮮矣。』^⑰

『亂世之人，本無可信，有時不得不相委任，而不可永遠任之，雖親交密戚，亦當作如是觀。』^⑱

『方今言論不宜偏聽一人，擇其較可信者乃信之耳。』^⑲

——由上面所摘錄的七節家信來看，太炎認爲杭縣無一可信任之人，而上海人『識見皆卑卑

，無一語可聽』，和『北方學子亦未能大就』。其友人中僅蟄仙一人，其親戚中僅未生一人，可引以為輔。（註：未生即龔寶銓，為章氏長女之婿）。暇假至後來，『雖至親密戚，亦當作如是觀』了。

章黃師徒情誼如此

近半世紀以來言國學，論太炎必及黃季剛。

良以章、黃兩氏，不祇是薪火相傳，而黃對章且『轉相啓發甚多』。且看章氏對黃侃（季剛）的揄揚至如何聲應氣求之處：

尊前第一

使文質與之成若若之與里若大山之與深壑雖駢空可矣愛不斗鳴與之涉隨以道古荀子之道古聲則凡非雅聲者舉發已則凡非若古文者與之域則凡非若若者與之毀以是不過三代不貳後王法後王矣何古之元道曰近古曰古大古曰新蔡文理才新不能無因近古曰後王所謂後王者上非文武下非始聖高何者一稜之雄其和之令廢秦雖得陳後六國未一拱據未新說未科者彼天下之君子在仲尼有言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之作以黑綠不足代

九書一

『贛州黃侃，少承父學，讀書多神悟，尤善音韻。文辭澹雅，上法晉宋。雖以師禮事余，轉相啓發者多矣，頗好大乘，而性少繩檢，故尤樂道莊周。昔阮籍不循禮教，而居喪有至性，一慟失血數升。侃之念母，若與阮公同符焉。錄是以見士行不齊，取其近真者是。若其清通練要之學，幼妙安雅之辭，并世固難得其比。方恐世人忘其闕美，而以繩墨之論衡之，則斯人或無以自解也。老子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今每以是風侃，亦願世之君子，共喻斯言。章絳記。』

章絳是太炎最早的學名，上文係光緒三十四

年為曼殊上人所畫的黃侃『夢謁母墳圖』題記的文字。文字的優美不必說，而對其高足推重、獎進、誘掖與愛護之情，尤躍然紙上。季剛先乃師一年棄世，太炎為之誄曰：

『微回也無以胥附，微由也無以禦侮。繫上聖猶恃其人兮，況余之羸腐。嗟五十始知命兮，竟絕命於中身。見險微而舉鬪兮，幸猶免於逋播之民』。

由章氏誄季剛的文字看，太炎之視黃侃，有如孔門中的子路加上顏淵——為厲駕兼傳道於一身。但老師對這位得意門生在內心深處的感覺究竟如何呢？且看太炎致他夫人湯國梨女士信中的一節：

『彼輩無策，則必請劉禹生、黃季剛轉說。二君亦多過計，其言不可盡聽也』^{③③}

文中的彼輩，為袁項城黨羽。至於所謂過計，當作詭計、絕計解，可見太炎對於季剛也認為他詭計多端，不可盡信。

目無餘子林紓相識

太炎既然不信任天下人，自然目中無餘子，看不起天下士。因此他在被幽禁中產生絕望情緒時，嘆嘆而言：

『吾死以後，中夏文化亦亡矣』^{③④}。又說：『中國必亡，更無他說』^{③⑤}

而袁世凱扣留他在北京的原因，則是因為他以為太炎創造民國之功，比之中山先生、黃克強尤大。太炎云：

『當今之時，倘夙隸革命黨籍及開國有功者

，自非變節效媚，無不在嫌疑中，非獨吾一人也。然所以致此者，亦因舊時清譽過於孫、黃，故其忌之益甚，殆非殺其身敗其名不已。」^⑭

早些時在戊戌政變後（一八九八年），章氏流亡在台北時，於日日新聞報撰文痛斥保皇黨，予康、梁以當頭棒喝，文中也提到中山先生：「……孫文稍通洋務，尙知辨別種族，高談革命。君等列身士林，乃不辨順逆，甘事虜朝，殊爲君等惜。」（王成聖「章太炎的故事」中外雜誌十六卷三期）

此外民國元年章太炎致王揖唐書，對中山先生的功業，亦爲如下的說辭：「但二等勳位，弟必不接受。中山但有鼓吹，而受大勳。余雖庸懦



青年時期即已名滿中外的文學家章太炎

，鼓吹之功，賢於中山遠矣。」

中山先生遜讓總統位給袁世凱後，早在洪憲帝制醞釀之初，章太炎便有北上從龍之意。民國二年共和黨的促駕，更堅定其去志。不過章氏到了北京以後，即大罵共和黨的不仁不義：

「共和黨亦徒託清流，未能濟事。」^⑮

「共和黨人幾日以人爲標竿，乃臨患難無相救相卹之情。偶請一人來語，則必隔二三日始到。若自來，則無此事也。憎我者既排擠不遺餘力，而愛我者又惟淡泊相遇。人情浮薄，乃至於是。有生之樂既盡，厭世之心遂生。惟有趣入死地耳。」^⑯

上文「標竿」，當謂共和黨人以章氏作招牌

之意。招牌不靈光，便被人丟棄。問其咎乃在章氏對環境認識不清，圖在人前強出頭之病。太炎憤激之餘，對所有人都加以謾罵：

「政府機關利人沈默，政黨機關專務修怨，其國民黨新附之人，非損人利己，即昌狂肆言。此三種言論，皆宜擯之。」^⑰

太炎罵杭縣人，罵上海人，罵北方學子，罵黨人，罵政府機關人，頗有「一竹篙掃盡一船人」之概。即當時在中國文化界最負盛名的嚴復、林紆，在他的鐵筆下也毫不留情。

太炎說：

「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紆之徒。復辭雖飭，氣體比于制舉，若將所謂曳行作姿是也。紆視復又瀰下……漫潤唐人小說之風……與蒲松齡相次……若然者，既不能雅，又不能俗，則復不得比于吳蜀六士矣。」

具有涵忍修養的嚴復，對章氏的鄙視詬誶，等閒視之。但林紆却放不過他，報之以顏色。林氏還罵太炎道：

「庸妄鉅子，剽襲漢人餘唾……補綴以古子之斷句，塗聖說文之奇字。意境文法，概置不講。侈言于衆，吾漢代之文也。偷夫入城，購縮紳敝舊之冠服，襲之以耀其鄉里。人即以縮紳目之，吾不敢相信也。」

太炎的文章是規範魏晉，卑視唐宋，他既然不把唐人小說放在眼裏，便自然而然認爲蒲松齡是等而下之。殊不知蒲松齡的代表作聊齋志異，有清一代文學之士多贊揚備至，如王漁洋便是其中之一。浙江大儒俞樾（曲園）於春在堂隨筆中推許此書，謂「蒲留仙聊齋志異一書，膾炙人口久矣。」太炎爲曲園及門弟子，他鄙薄聊齋，在不知不覺中不免對他的老師犯了大不敬之罪。

北京羈旅複雜心情

民國二年章氏應共和黨之邀駕赴北京本欲有一番作爲，不料行裝甫卸，便身失自由。對心高氣傲的章太炎而言，不免認爲事出意外，大吃一驚。因而對袁世凱之爲人，也逼得他從新加以估量了。到北京不到一月，在給他夫人的信中，便替袁氏卜了一個馬前卦，謂：

『飄風驟雨，逆料不能終朝，靜以待之』^④。章氏對袁世凱的評價在曹操以下，因此也值不得他效『擊鼓罵曹』之舉。

『觀其所爲，非奸雄氣象，實腐敗官僚之魁首耳。嗚呼，苟遇曹孟德，雖爲禍衡，亦何不願。奈其人無孟德之能力何？奈其人無孟德之價值何？』^⑤

袁氏在太炎拘禁期間，也曾放出空氣，說要敦請章氏主持國史館。這當然也是投其所好，假若能成事實，雙方自然也可相安於一時。不過袁氏這一張空頭支票也并未兌現，因而太炎更痛罵他，認爲袁氏連受『謗』的價值都沒有。

『國史館本由彼中前來運動，既而長作謗書，彼意遂阻。于是有第二書之語，告以國史所謗者，皆有價值人。若無價值者，雖謗亦不足以傳後也』。^⑥

除了國史館以外，袁世凱對章氏也曾以『官』作釣餌，而釣餌也的確動搖了太炎。

『戒嚴未解，門禁亦未能撤。吾以一月後即將封河，恐欲歸不得。往催撤兵，可作歸計，而當塗甚不放心。大抵必欲逼令受官，留之京邸。此雖非吾心所願，恐亦無可奈何，蓋猶勝于虎狼守關也』。^⑦

函中所謂的兵，蓋即看守章氏在京寓所的衛士。太炎在京受軟禁三年，行動不能自由，對他監視的程度，則時寬時嚴。嚴時則禁止章氏弟子友朋探訪，太炎在忙僚無聊之餘，也準備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接受袁政府的一官半職。他以為如此做，總比『虎狼守關』爲強。倘袁氏網

開一面，退而求其次，能放他自由，在京師講學亦無不可。

『京師本無味，然已淹留于此，不可背信。且當以講學自娛』。^⑧

太炎評袁世凱對他的看法是：

『袁本武人，所長不在軍人流氓，而在學者。前歲黨獄所治，亦不在二次革命之人，而在曾倡光復之人』。^⑨

章氏認爲袁氏對他自己，是由重生畏、由畏生忌。他認爲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袁氏對他欲隨時得而甘心。

『他人未必蒙害，吾則深懼不免。雖不障礙人，而人必以我爲障礙品矣，君觀前代嵇康事跡，可以了然』。^⑩

『吾輩素爲此子所忌，大約必不能生存矣』

。又道：『吾人死問題，正如雞在庖廚，坐待鼎鑊，唯靜聽之而已。必不委曲遷就，自喪名檢也』。^⑪

太炎心情沮喪之餘，發生這樣的感喟：

『人生聚散，本難自知。大抵當如死灰槁木，念念以敗爲期』。^⑫

三年幽禁曾想自殺

太炎與黎元洪相善，經如上所述。黎雖名爲袁的副貳，實際上眼着章的被拘禁，也無絲毫能力加以援手。但看太炎當時寫給黎氏的書信：

『副總統執事：時不我與，歲且更新。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以此爲公祝。炳麟羈滯幽都，飽食終日，進不能爲人民請命，負此國家。退不

能闡揚文化，慚於后進。桓難相迫，惟有冒死而行，三五日當大去。人壽幾何，亦或盡此。書與公訣』。

章太炎被幽北京三年，初到時寓于前門內『化石橋』共和黨本部。嗣袁氏軍警在章氏圖謀離京時，從東車站將章氏截留押解返寓，并移禁龍泉寺，章即以絕食相抗。袁雖陰鷲，但不欲蒙『滅絕讀書種子』罪名，經囑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勸導，婉請章氏移居一位徐姓中醫的寓所。在春堂，徐自然是受袁命監視章氏的人員。初去時二人互談中醫中藥，尙爲相得，章氏被移居在春堂後，袁氏月發他五百銀洋的生活費，本想進一步通過他的門生故舊，誘章氏接眷入京，以安其心。但其時章氏已看透了袁的詭計，他拍發一封信報致他的新婚夫人湯國梨女士，其中有云：

『北人反覆，君勿來』。

此處所謂的『北人』，自然指的是袁世凱。所拍電報被截獲後，却不料得罪了他的居停徐醫生。又因黃季剛認爲乃師的粗獷伙食難以下咽，以及徐醫生吞沒袁氏所給五百圓生活費中的二百元被揭發等等，因此雙方鬧得不歡而散。章氏又再以絕食相抗，幸經門弟子錢玄同輩救援，復得馬敘倫相勸，又適他的愛女名亞（展）者北上探父，父女情深，章始復食，旋遷入錢糧胡同新居。新居很閑敞，可以與賓客接觸。在此地一直住到袁世凱八十三天新華宮夢醒，太炎南旋築歸故里爲止。在錢糧胡同新居，留下一件悲劇，就是章氏長女姦（音麗）自經于此。姦是龔未生的妻子，也就是留京伴章氏的親屬。

由于章太炎自視極高，又對梟雄袁世凱存有幻想。所以民國元年他寫給王揖唐的信說：『吾行期已迫，不及待民國第二年也』。但就袁世凱方面而言，則太炎此行，正是自投羅網。太炎受盡無數的磨折後，也想師徐庶為救命之法。

『吾今處此，不發一謀如徐庶，家室保聚如仲長統。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既世人所不能訾議，而亦功成事就者所當然也。』^⑤——此處所謂的『功成事就』，當係太炎指創建民國而言。

太炎以徐庶自況，把袁世凱方之曹操。曹操不斷誘惑『徐庶』，而『徐庶』也躍躍欲試。袁氏曾放出國史館空氣，嗣又煙消雲散，具如上述。不久以後，太炎的大弟子之一錢玄同之兄錢恂，時任袁氏顧問，由于錢洵未位居要津，錢乃轉請張謇向袁說項，請將章氏前所主張的『考文苑』，改設『弘文館』，聘章氏出面主持，工作專司編纂字典等。張字季直，時任農商總長，為袁之長輩。張言諸袁氏時，袁稱：『只要章太炎不出京，弘文館之設，自可照辦，此不成何等問題也。』其間有關開辦費、經常費等事，并已大致說妥。太炎為配合張季直的斡旋，繼國史館事之後第二次向袁氏上書，其中有：『今大總統神文聖武，咸五登三，簪筆而頌功德者，蓋以千億。昔樂毅佐燕，以報強齊。故鼎返乎歷室，大呂陳于女英，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謏人間之，亡奔于趙，以炳麟之愚癡，誠不敢自比古人也。若大總統猶以為恨，未能相釋，雖仰藥繫組，以從大命，勢亦足以兩解，而懼傷大總統之明耳。』

書上，袁以忙于登極籌備，弘文館之設，遷延未曾發表，章氏不能耐，乃有憤圖離京，被袁氏警察由東車站拘回的故事，于是章對袁乃完全決裂。

以章氏目空一切，唯我獨尊的秉性，遭到袁氏反覆蹂躪磨折，自然祇有求死之途。三年中他曾求死三次，而求死也祇是他憤懣不平的出路，我們且看他想求死以後寫給他夫人的信。

『得十三日書，悲憤宛轉，讀之慘然。前書自言求死，迺悲愁過當之言。昔人云：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吾亦非懼禍而為此言也。塾居一室，都不自由，感激侘傺之餘，情自中發，迺欲以此快意耳。內念夫人零丁之苦，外思塾公勸戒之言，亦不能不抑情而止也。』^⑥

討袁贊袁先後矛盾

其後籌安會的活動逐漸公開，新華宮的帝制也即擇吉開張，而袁氏的敗微也益暴露之際，章太炎新愁舊恨，一時都集，于是草了一篇討袁檄文，文中用隱語代替『袁賊』的稱謂。藉着來探視的門人舊友出入的便利，將文章分段地偷運出去，而在上海用章炳麟的名字發表，對袁氏的異謀大張撻伐。章檄與梁啟超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這兩篇文字，同是震鐸一時，敲響袁皇帝喪鐘的時代里程碑，在歷史上永垂於不朽。

從太炎民國二年的自投羅網，以至于在北京對袁氏的敷衍委蛇，和他在三年磨難中的數次求死，以至于最後『乾坤一擲』的發表討袁檄文的壯舉，太炎心理狀態的複雜化，心情的千迴百轉

，由上述他自己所發表的文字中，我們是不難一體驗得出來的。上文所引章太炎對袁氏的評論，諸如『其人無孟德之價值』，又如『無價值者，雖謗亦不足以傳後』等語，均可見太炎對袁氏痛恨至極，了解甚深，對他的評價也很低。尤其是三年禁錮生活，照情理言，是不該隨便忘懷，我們且看太炎恢復自由後對袁氏在回憶中的蓋棺之論。

『項城梟鷲，刺胡由藥。良金善賈，銳師棋列。亢龍之進，淫名是揭。網漏坤離，位替身蹶。敗不出奔，于今猶傑。』（袁世凱贊）

就袁世凱對清室、對民國，以及對章太炎個人的政治恩怨而言，實在沒有什麼可『贊』的。多虧太炎聰明，以『敗不出奔』，贊袁氏為豪傑之士。實則袁世凱失敗後之所以不出洋、不逃租界者，正如太炎所說的尚有『銳師棋列』，北洋軍武力盡握在他嫡系好友徐世昌的手裏。再則，袁世凱撤銷帝制時，已病入膏肓，雖欲『出奔』，亦不可得也。這是大可不必加以『贊』的。

尤有怪者，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太炎致王揖唐書，一再而再的申言『二等勳必不願受』，不料袁世凱名裂身死為天下笑之後，太炎却對那區區的二等勳譚譚焉若有餘味。請看章氏自撰的家庭重要文獻『先曾祖訓導君先祖國子君先考知縣君事略』文中，在自我敘述時，皇皇然標榜着『次炳麟，民國東三省籌邊使，授勳二位』。章氏晚年替人家做傳、寫墓誌銘，亦喜簽署『勳二位東三省籌邊使章炳麟』字樣。嗟乎，若先生者，其所謂『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者歟？